

“昆虫”，是对喜欢唱昆曲、听昆曲的昆曲票友们的流行称呼。2012年4月15日，长沙的“昆虫”们终于有了自己的“窝”：潇湘昆曲社。这是自1905年南雅昆曲社在长沙消声匿迹107年后，长沙出现的第一个昆曲社。

快节奏的现代都市里，他们为什么会爱上慢悠悠的老昆曲？不妨跟随本报记者一起来寻找长沙城里的新物种——“昆虫”。

为了这一刻，等了107年——

“昆虫”出没：长沙有了新物种



著名青年昆曲演员刘娜正在化妆。

记者 伍霞 摄

◀ 4月15日，河府会馆，潇湘昆曲社成立庆典曲会上，湖南省昆剧团带来的《牡丹亭·写真》。王小华 摄

物种特征：

年轻 时尚

特征解读：

别以为慢悠悠的老昆曲，只有爷爷姥姥们才喜欢。在长沙的一群年轻“昆虫”看来，昆曲是一种平衡的美学，在浮华的都市中让他们更懂得把握生活的节奏，更有时尚与先锋的体验。

物种生活：

发微博、建豆瓣、听MP3，“昆虫”们既时尚又古典

4月15日下午两点半，是潇湘昆曲社成立的时刻。长沙城里的“昆虫”们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奔赴远在麓谷的河府会馆。

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一批年轻的“昆虫”们。胖胖的戏曲博士石力夫、清瘦的青年古琴家刘爵、一袭长裙的身心灵导师李满珍，还有明德中学高一艺术班16岁的傅景祯，她是曲社里年龄最小的社员……他们一溜儿排开，集体演唱《游园·皂罗袍、好姐姐》等曲目。虽然学昆曲还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但他们唱得有板有眼，有模有样，台下几位麓谷高新区的老板们也羡慕不已。

26岁的萧萧，8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，就加入了有名的北京昆曲研习社。每

周日，她都会到研习社和老师拍曲子，常常走在路上就会突然冒出一句。去年年底，她调回湖南工作，每周一次的曲社活动，眼看就要中断。没想到长沙也有一个曲社，给了她最大的惊喜。

在这些年轻人看来，昆曲是一种平衡的美学，听昆曲、唱昆曲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每周日下午两点，他们都会聚集到河西尚书房茶馆，学习昆曲。他们曾一起连夜坐车去郴州看昆曲演出，或者相邀夜访身在另一个城市的曲友，一起唱戏拍曲子，并通过发微博、加豆瓣，和杭州、苏州、上海等城市的曲社有了密切联系，找到了更多年轻的“昆虫”。

物种特征：

痴情 执着

特征解读：

为什么爱上昆曲？很多人说不清，就像恋爱中的一见钟情。他们说，不一定要懂，只要用心去听，就是一辈子放不下的爱。

典型故事：

在大学的海报下守株待兔

对于人称长沙第一“昆虫”、潇湘昆曲社社长的缪礼治来说，为了昆曲社成立这一天，他等了很多年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因为偶然在广播里听到梅兰芳的一曲《断桥》，还在读中学的缪礼治就喜欢上了昆曲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就开始捣鼓着要在长沙成立一个昆曲社。

但他发现，身边竟然连一个懂昆曲、爱昆曲的人都没有。他决定主动出击，到处张贴自己手写的“海报”，还特意把海报贴到了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的黑板报上。没有人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守株待兔：站到海报旁

边等，只要有人来看海报，他就主动上前去搭讪，问人家喜不喜欢昆曲。十多年来，就用这种笨办法，他慢慢聚合起曲社的一批基本成员，大多是来自高校的教授、工程师。

缪礼治这样的痴情“昆虫”，也感染了很多专业的昆曲演员。湖南省京剧团副团长、著名昆曲演员张富光在成立曲会上特别演唱了一首自己谱曲的《登岳阳楼》。湖南省昆剧团党委书记、著名昆曲演员罗艳一大早就带了18名演职人员从郴州赶来。她特别演唱了风格不同的北曲和南曲，让“昆虫”们了解昆曲的多种风格。

物种历史：

100多年前，昆曲在长沙城里很受欢迎，也有不少曲社。不少来长沙演出的昆曲名家都对此留下深刻印象，认为长沙人有文化，连车夫也能识文断字。当时的江苏人徐耕保，发起成立了南雅曲社，颇有影响。

曲社背后：

一封寄给本报的信：长沙要有一家曲社

为潇湘昆曲社授牌的湖南戏剧研究专家范正明告诉记者，曲社的成立，也圆了他的一个心愿。

2010年，范正明参加了“相约郴州”中国经典昆曲展演活动，一位年轻的女孩追着蔡正仁等昆曲名家，请他们在她的白色衣服上签名。这个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也让他开始思考长沙如何延续昆曲文化。他给著名文艺评论家、本报副总编辑龚旭东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能够联络缪礼治、王小保等人成立一个昆曲社。

王小保是湖南省园林设计院院长，他的导师是中国著名的园林学家、同济大学教授

陈从周。陈从周是一位大“昆虫”，上课时讲昆曲比讲园林还更多，他觉得昆曲是能唱的园林，两者相通。王小保因此也爱上了昆曲。2011年3月，缪礼治、王小保等商定，由王小保创办的尚书房茶馆提供场地，成立长沙第一家昆曲社。历经一年多的筹备，曲社终于成立。

■记者 李婷婷

在今天号称“娱乐之都”的长沙城里，新物种“昆虫”们的命运会如何？你也想当一只“昆虫”么？欢迎你登录新浪微博@三湘都市周末，一起来策策。

采访手记

他们应当赢得这座城市的敬意

现代情境下的昆曲面临诸多困境。对于昆曲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样式，我们有过百多年来太多的折腾、破坏和否定。特别是文革后，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完全缺席日常生活与教育，又被快速来临的商业大潮与信息洪流冲荡得千疮百孔。

但昆曲依然是我们骨子里会热爱的东西。因为她完全特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系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她悠扬的节奏，流动着她的文化血脉。这是昆曲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光芒，是现代迷雾中能看见并抓住的一点微光。这一点微光，就是昆曲在现代存活下去的空气、水份、阳光和土壤。长沙城里这样一批“昆虫”，特别是年轻的“昆虫”，就是昆曲依旧活着，并且活在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中的明证。

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中国，我们需要自我文化的新觉醒。何其有幸，在选秀文化狂飙突进的娱乐之都里，我们有了一个续接百年昆曲文脉的生活圈子；在这个你赶我赶的快时代里，我们的身边就有这样一群爱上慢昆曲的人。虽然，这样的圈子长成，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，却是中国文化复兴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趋势。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自觉者，加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中。

昆曲骨子里的微光，会在长沙这座城市慢慢发酵么？我没有明晰的答案，它拷问的是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，拷问的是现代化进程里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与革新的力量。但至少，坚守着昆曲这些中华文化血脉的“昆虫”们，应当赢得这座城市的敬意。

■文/李婷婷



4月15日的庆典曲会上，著名戏剧学家范正明(中)向潇湘昆曲社授匾。

胡康谷 摄



潇湘昆曲社曲友们在湘江边上拍曲子。